

通志堂經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喻之煩曷若一喻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憂他日之疑而曲喻之於已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

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場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舄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囂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勉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

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昊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於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

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者前旣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
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
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
秉爲即秉彛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
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
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
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即紂之亡也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鳴條
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
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
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
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
所安則疊疊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
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
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
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

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絕於天而天亦絕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泆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

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墜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

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紂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雖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

不忍淫佚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顯民心之共祇者也紂大淫厥佚而皆不顧焉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旣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爲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壘惑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爲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爲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

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者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爲

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
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
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既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
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

殷視洛則爲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
秉德不康寧而樂爲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
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
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
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
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
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
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
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
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
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

日所知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可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

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敢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爲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

未嘗與也

土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為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為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邇王室是以親比爾為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德為汝賜既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

舍遐逝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今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

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旣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

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即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惟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即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嚮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

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

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

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

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泰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

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

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

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
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
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
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
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
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
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
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
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
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
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即太甲也不義惟

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
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
人之行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
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即王位困心衡慮
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
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
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
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
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

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戒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

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

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

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荀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

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旣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

佚遊防橫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

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旣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旣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旣嘗此味則浸深深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

比之況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敎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

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冲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譴張詭誕爲幻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歛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歎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懼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於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

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間怨詈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譸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含之

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敎戒旣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

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
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
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
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
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
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
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
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
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
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旣幡然而改矣

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旣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予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弃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盍相與悉

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它日之事則惟它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

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

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

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

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厥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於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

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入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旣乃遁于荒野而四海

仰德實傳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人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勲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

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弈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邇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恤乎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

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二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

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
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
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
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蓋見天之
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
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
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
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
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

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
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
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
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
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
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
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
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
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

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大和雖貫古今盈宇宙
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
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晷
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
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
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
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
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號叔閔天散宜
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
可謂盛矣文王猶慊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
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

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勲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勲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者周公言
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
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
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
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
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
可以成王旣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
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
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耆
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
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

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
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
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
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
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
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

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
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
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
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
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盍謀
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
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
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焚結欲其解
紆黜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
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
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

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
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
鞅不悅也是則然矣盍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
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為久大之
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
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
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
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

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蓋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

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此老身而不敢言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哉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

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

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歛之開歛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

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成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

若此多誥諄復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

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
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誥思保民
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
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
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
周公猶顏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
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
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
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
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忍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
既没矣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
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

曰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

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王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即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

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旣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

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薰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

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

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憊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

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弃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已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畧踈快動皆愆尤

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勿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繫而側言乃解其繫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申之無荒弃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祇畏豈荒弃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罔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尚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

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以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謹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

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天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剿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天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蔽匿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

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即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即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

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它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却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末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
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
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
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憤者欽崇尊尚之同惡
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
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
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
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
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
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
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
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
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
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
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
天之絕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
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

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旣以姦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

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內愧其類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它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

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

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

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

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弃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佚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旣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旣弃之矣天固不得不弃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

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於桀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蠲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者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

孫而觀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

動以祲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

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敎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敎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

周而定于一矣猶洵洵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讐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

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

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渚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順我王室各祗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敘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

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我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弄而無子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遷奄之命若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我降爾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

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

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

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那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尚懷危疑偷墮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

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矣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

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承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旣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尚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它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

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旣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弄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勅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真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惟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

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
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
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
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
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
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
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冲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弃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旣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

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甚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然於三代之書它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各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幄者也周公旣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

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為恤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願指氣使而已乎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繹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踈也聲善而中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為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先后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已子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帝尊蓋其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彊國必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

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者雖旣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塗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

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乃敢告敎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

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敎以圖任之要也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

申告之以爲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即前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之分畢矣當籲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之舉以爲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

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

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訓德者夏之羣臣旣以宅三宅爲戒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它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

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

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即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既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它日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股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

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丕式以極其恭不聞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

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共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皆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侔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

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盍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

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它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而爲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內侍衛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攜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

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內饗尹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

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足其間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苟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繇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

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誓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

前章數敘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放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尚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旣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敘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咸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

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教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它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謹其

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鞠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謹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爲君臣當一於爲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

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敕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邇邇

并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其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圖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大小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

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堙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丕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它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謹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之專也疑則不用用

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太畀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命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蒞政矣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彥是咨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

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感切之也周公嘆息而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譽它日之毀也可不懼乎譽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踧踖也其感切成王可謂深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謹惟正是乂之者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簡畀正人付之獄謹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揆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其勿誤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

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曷爲於此游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立事而圖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繹其中焉由其言

而繹其心也由其材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者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者蓋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於既任之後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圖任之得以爲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儉利輕巧之人不順於德者是宜掩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掩

滅陰陽陞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儉人其專擇吉士以勸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主無它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有言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藹藹王多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儉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

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湛於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既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所敝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

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武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旣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